

霜葉集



SHUANGYE JI

霜叶集

敏
歧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55600

955600

霜 叶 集

许 敏 歧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.625 字数：109200 插页：2

198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—2,4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57·178

定 价：0.46元

目 录

风沙里的海棠·····	1
烽火·····	7
梁青松和他的老白马·····	15
豹儿峪山村记事·····	25
太行峰·····	35
老山丹爷爷·····	45
千里金堤·····	57
风浪里的人们·····	62
航标灯·····	69
红水河的源头·····	77
笔杆竹·····	80
画像·····	86

深山含笑	94
铁骨凌霄	104
灯	110
写在桂北丛山间	123
水横枝	129
 舞台	 132
 秋深念诗魂	 140
催春更忆鼓噪人	157
怀念李季同志	166
 后记	 174



风沙里的海棠

——古长城记事之一

一到林场，随即参加突击造林。每天天不亮，就往山上扛树苗，一气干了十五天。第一批树苗栽完了，林场宣布“休整两天”。一大早，同志们还在睡，我轻轻拉开门，提着一桶脏衣服，向掩在海棠林下的水渠跑去。

塞上的春天，天空似乎刚用水洗过，显得特别高，特别蓝。密密层层的海棠花，闪着露珠，映着阳光，是那么晶莹、璀璨。清冽的泉水，冒着珍珠般的小气泡，从果林深处的水泉村流来，又顺着条条渠道，飘着落花，向海棠林深处流去。

我是南方人，第一次来北方，更是第一次来塞上。过去，读过一些描写塞上生活的诗篇，脑里被抹上了黄云、白草、风沙，总之，是一片荒凉萧索的色调。时代变了，荒凉萧索的色调已在脑里消失，但对这个老乡们说的“一年只刮一场风”——从正月初一刮到大年三十的大风口，我的预想仍然

是灰蒙蒙的：灰蒙蒙的崇山大岭，灰蒙蒙的长城，灰蒙蒙的村庄……总之，一切都罩在灰蒙蒙的风沙里。谁知，火车一出南口，到塞上的重镇居庸关时，跃进我眼帘的，并不是我久已向往的那座写着“云雾重关”的雄伟的关楼，蓝天下，山影里，是一个那么整洁、鲜亮的居庸关车站。站很小，石墙，红瓦，白色的站牌，沐浴在金子一般的阳光里，何曾有半点风沙的影子？最撩人情思的，是傍着站牌，一丛丛开的那么热烈，那么喧闹的海棠花，这丛丛海棠花，象报春的信号——火车愈深入塞上，春意就愈浓：那阳光闪烁的古长城垛口，那丛山大岭间隐隐的烽火台墩，那一座座用石片石墙建成的小村庄，全掩在青榆白杨之间，隐在各种不知名的花里。火车快到水泉车站的时候，明显地想到，吹进车窗的风，是潮润润的，人们都把头探出车窗，贪婪地呼吸着。接着，蓝天上出现了银片一样闪亮的水鸟。不等你的思想有半点准备，飘着页页白帆的大湖，一眼望不到头的海棠花海，就跃入你的眼底……

不远的海棠林下，几个女孩子的说笑声打断了我的思路。为了夺取果、粮丰收，她们正在林间的地上撒羊粪。她们一忽儿悄声说话，一忽儿敞声大笑。渐渐，我觉出她们发出的阵阵说笑声，似乎和我有某种联系，我停下洗衣，掉过头去，正迎着拨开的树枝向我投过来的几双黑黝黝的眼睛——原来是她们！女孩子们看见我掉过头去，树枝一合，黑黝黝的眼睛不见了，接着是一阵敞声大笑，杂着脚步声，渐渐消失在果林深处。

笑声越来越远，最后完全消失了。但我脸上却热辣辣的

——刚到林场的第二天，我就跟上老师傅们往山上扛树苗。山很陡，一上一下十四里。上午，天气很好，阳光燃烧在古长城垛口上，而山下的村庄，小得象火柴盒，也看得清清楚楚。一到下午，天就阴了。但为了早些把树苗栽下去，同志们还是多扛了一趟。扛完，大家相呼着往山下走。我因有些累，坐了一下，才下山。山高，云就显得低了，而风一拧，竟变成了蒙蒙细雨。山路本来就很陡，洒上小雨，象抹了一层油，非常难走。起先，我还能听见前面同志们隐隐的说话声，渐渐，越来越远，随后，一点都听不见了。深山里多静啊，静得可以清晰地听见细雨落在自己肩上的声音。走着走着，我忽然觉出身后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不禁心里一喜：难道还有同志走在我的后面吗？我赶忙回过头去。那里是什么人——蒙蒙的雾雨里，一双绿幽幽的眼睛，一条象扫帚一样拖在地上的大尾巴，这不是一只狼吗！唰地冷汗一冒，我汗毛也不由地竖了起来。本来一到林场，老师傅就告诉我山里有狼，有时还到山下拖老乡们的畜牲。我也看见大队养猪场的墙上，老乡们用白灰刷的吓狼的大白圈，没想到今天真叫我碰上了。怎么办呢？我大声喊走在前面的同志，但除了山谷的回声之外，一切都静悄悄的。我半倒着身往山下走，那只狼就在后面跟着，总隔一丈来远的距离。有时，我走快了，它就紧跟几步，我站下来，它也停住，用绿幽幽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。我想：无论如何，要想法摆脱这头该死的狼。前面不远的路边，有一排枣刺编的篱笆，篱笆中间还有一个门。那是夏天牧羊人在山上挽羊的一个羊栏。我主

意来了，等走到羊栏前，一步跨进去，反手关上篱笆门。我想，里面要能找到一段木棒似的东西，就好办了。但很使人失望，除了地上留下牧羊人烧篝火的余烬外，连一根草棍也没有。这时，狼也小心翼翼地走近了篱笆，先听见它用鼻子在枣刺篱笆间嗅来嗅去，停了一下，又听见一阵砂石，象暴雨似地打在刺笆上。我一下想起山里人说的，狼攻击人畜的时候，先用后爪扒起砂土，迷住对方的眼睛，然后，就狠狠地扑上去。我紧张地靠在篱笆门后，等待着一场赤手空拳的决斗。打在篱笆上的砂石忽然一下停住了。“截——住——它！”深山里回荡着一阵女孩子又尖脆又粗犷的吆喝声和笑声。“啊，有人来了！”我心里一喜，正要拉门出去，一个小姑娘的头已经探了进来，“嗨，是你呀？”接着，又探进一个小姑娘的头来，她黑黝黝的眼睛一闪，笑着大声对我嚷道：“同志！你还蹲在这里干什么呀？赶快走吧，天黑下来，说不定真会碰上狼群哩！”

“嘻嘻！大白天，一个大活人还怕一只狼！”篱笆外，也传来吃吃的笑声。我拉开篱笆门，赶了出去，那几个去深山驮羊粪回来的小姑娘，赶着几头小毛驴，已经走远了。从上面望下去，她们正走在云缝里，在她们脚下，是蓝蒙蒙的宫厅湖，是蒙着雨雾的一眼望不到头的海棠花海，是一掠而过的山鹰的翅膀……

洗完衣服回来，感到有些累。白天，什么事情也没做，吃完晚饭，早早就上床了。累，但又总也睡不着。一闭上眼睛，就看见树枝缝间那儿双黑黝黝的眼睛，就听见她们响在林间的吃吃笑语。

我自己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睡着的。半夜，我猛然醒来。屋外正呼啸着卷着沙子的大暴风。门、窗、放在窗台上的碗，都被摇的嘎嘎直响。被子上蒙了一层黄沙。风沙夹着砾石，叮叮当当地打在马棚的洋铁皮屋顶上，更增加了这场暴风的声势，使人觉得大地仿佛正在风沙里沉浮。现在，我才领略到塞上、大风口的涵义是什么，开始领略到蒙古风的味道，领略到“一场风，从正月初一刮到大年三十”的说法并非纯属虚夸。

风沙没日没夜的呼啸着。植树的工作被迫完全停了。甚至吃饭都成了问题。食堂就在二十米外，大家用布把头包得紧紧去打饭，等到跑回来，耳朵、鼻孔、牙根间都钻满了砂子。

在风沙呼啸的日日夜夜里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是那么挂念着那几十里不见边的海棠花海，我想，这日日夜夜呼啸的暴风，该使正在开花的海棠受到很大的损失吧！同时，一个严峻的询问闪现在我心头：一个如此繁茂的海棠花海，为什么偏偏会出现在这个日日夜夜呼啸着风沙的大风口里？它们是怎么成长起来的？

把天地都搅成浑黄一团的风沙，一直呼啸了九个日夜，才稍减了它的声威。第十天一清早，我披了一件风雨衣，拉开门，就向海棠林奔去了。

海棠林却依然如故。从表面上看，好象海棠林瘦了。其实则不然。我走到一棵海棠树下，背风的一面，花儿依然密密层层，晶莹璀璨，但迎着风的一面，花儿却全被风沙刮干

了。我摘下一丛干了的海棠花，细心地把花瓣掰开。象猛然被电击了似的，我心里一震：在被风沙刮干了的花瓣中间，吐露出一粒芝麻大小，充满生命汁液的青色颗粒——原来，顽强的生命，就诞生在风沙呼啸的日日夜夜里！

林间，风沙又起来了。风沙声里，断断续续传来一阵阵清脆的铃铛声。我抬起头来，只见我那天看见的那几个小姑娘，正赶着毛驴，向崇山峻岭走去。风沙卷起的旋涡，一下把她们的身影隐没了，一下又把她们浮现出来。望着她们在风沙里忽隐忽现，越来越远的身影，我眼前又浮现出干了的花瓣间那颗充满生命汁液的青色颗粒，我想，这不就是她们形象的写照么？

多么坚强啊，风沙里的海棠！

烽 火

——古长城记事之二

傍晚的阳光，照得大爹的脸金红闪光。他坐在羊栏旁在编着一根鞭子：“你顺着山根望过去”，他用正在编着的鞭子指了指，“山口上，那开着杏花的一个个大土墩，就是过去的烽火台。咱们这里是塞外，在古代，那里是征战之地。你们不是听过不少杨家将的传说吗？穆桂英的点将台呀，杨六郎的盔甲涧、拴马石呀，都在咱们这一带。我今不讲那些古话。我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，八路军在咱这里时，发生的一件真事儿。

“你听说过八路军的老×团吧？那真是威名赫赫的哩！直到现在，老一辈的人，还常常给青年人和娃娃们讲起他们。1938年，老×团奉党中央的命令，突然出现在长城线上，消灭了周围的鬼子和伪军，从那时起，咱们这里就成了老区。同志，别看咱们这地儿是有名的大风口，一年有多半是刮风天，风一来，天地都黄了，大白天屋里都得点灯。庄稼呢，

只能长点黍子高粱，可是地位满重要哩！你打开地图看看，往东过了青龙桥、居庸关、南口，就是当时鬼子在华北的大本营北平，往西，是供应敌人粮食、牲畜的敌人的塞上重镇张家口。咱们，正象一根刺，卡在这两地儿中间，就象卡在鬼子的脖子里一样。敌人通过铁路运往北平的物资，咱们常常整列车整列车给卡下来。遇到鬼子扫荡，咱们就把铁路给扒了！火车给炸翻，群众由民兵掩护着退到山上，老×团的主力呢，瞧，就从那云雾缭绕的长城上跨出去，到察哈尔去掏敌人的老窝。

“那阵子，敌人闹‘扫荡’闹得厉害，不少根据地物资很困难。咱们这里截下敌人的粮食、牲畜，就连夜组织民工，往平西、平北根据地运。有时，东西太多，一时运不清，咱们就把它在这一带山里坚壁起来。八路军管抢运和坚壁物资的，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司务长，姓张。同志，你别看他只是个司务长，可人家是老红军，陕北人，从小揽羊受苦，后来刘志丹在陕北闹革命，他就参加了。老司务长挺爱干净，一身补着补钉的灰军装，都洗得发白了。他只有一件鲜亮的东西：一条三尺来长的红绫子，那是打土豪时分下的胜利果实。老司务长用它来包那枝比他生命还贵重的大号匣枪。一有空，他就打开红绫，擦那枝匣枪，一直擦得枪亮得象镜面，能够照得出人影来。

“那时，我是村里的民政委员，村里的民工的组织和分派，由我负责。我和司务长又都是揽羊的，所以，他常到我的小土屋，给我谈工作，聊天。

“1939年夏天，咱们这带的斗争开展得很顺利。老×团粉碎敌人的扫荡后，乘胜直追，分两路跨过长城，到察哈尔去打击敌人去了。咱们根据地周围的炮楼，也叫咱们的民兵和武工队端的端、吓的吓，全给弄光了，只有七十里外的铁路线上，还住着汉奸黑马队的一个中队。

“没有想到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咱们遭到一次黑马队的偷袭。

“出事的那天夜里，老司务长和我坐在小炕上聊天。我们从眼下山上都有些什么草，羊吃什么草爱长膘，羊吃什么草易得病，一直聊到最近几天还能派出多少民工，万一有什么情况，坚壁在山里的粮食有没有问题。等到聊完，他猫身钻出土屋，透过海棠树梢，三星都斜了。他一边蹬着梯子，爬上屋顶，一边对我说‘老伙计，这几天，民兵都集中去打长岭据点去了，村里只有一个民兵警戒哨，你住在村边，睡觉要惊醒些。’说完，他站在房顶上，向四处望了一阵，才串着房顶走了。好久，我还能看得见他的身影在星光下一闪一闪。

“我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。等到醒来，我一摸火绳：燃了一半，该衰羊了。我走出小屋，月亮蒙蒙的。树叶间闪着露珠。远远，有‘呼——沙’的声音，象是刮风。我一愣神：不对呀，月亮周围没有风圈，树梢也一动不动，那里来的风呢？我擦了擦眼睛，猫下腰一看：村东那片沙地上，黑糊糊地奔过来好几匹马，马蹄溅起沙尘，把马都裹住了。这不是汉奸黑马队吗？我蹭蹭地爬上房顶，一边甩响鞭子一边喊：

‘黑马队来啦！黑马队来啦！’

“我一喊，村那边的民兵也开枪报警，接着，敌人的机枪也叫了起来。

“不要看我们村只有几十户人家，留下的都是些老人、妇女、娃娃，可是，谁没有跑扫荡的经验呢！听到枪声一报警，人人摸起早就收拾好的东西，扶着老人，扯上孩子，还有的牵着牲口，顺着墙跟，就向北面的村口涌去。没有叫喊声和说话声，只听见一片沙沙的脚步响。人流刚漫到村口，村外的土坎后边，敌人的机枪叫了。村北已被敌人封锁。人流又掉过头来，静悄悄地向村西奔去。还没到村口，就听到刮风似的机枪声。

“形势一下严重起来——两条路都被敌人堵死了，人怎么往出撤呢！

“正在这时候，‘乡亲们！’只听见老司务长喊了一声，大家都仰起脸来，只见他握住飘着红绫的匣枪，站在高房顶上，显得那样威武，‘大家不要慌！’他放缓了声对大家说，‘天黑，敌人摸不准咱们村里的情况。现在，我叫几个名儿，你们马上把乡亲们分成几个组。只要听见敌人机枪一哑，你们就招呼着自己组里的人，马上冲出去。注意，大家互相照应，不能丢下一个人。听见没有？机枪一哑，大家就往外冲。

“接着，他就叫了我和几个人的名儿。我们很快就把人组成了五个组，每个组由两个人带领。老司务长看组织完了，又叮嘱说：‘大家不要慌，等敌人机枪一哑，就往外冲，

到了山根，顺着大沟爬上长城，敌人就不敢去了。动作要快，不能丢掉一个人。’说完，他匣枪一闪，就向敌人的机枪阵地摸去。

“敌人的机枪在土坎后面叫着，那一闪一闪的火光里，乡亲们看见了老司务长的身影。他利用沙包、土坎的地形，三下两下就接近了敌人的机枪阵地。只见他挥了一下手，又挥了一下，两颗手榴弹落在敌人阵地里，血红的火舌一舔，敌人的机枪就哑了。听见敌人的机枪一哑，人啊，毛驴啊，羊群啊，踏起一片土雾，直向村外冲去。还不到两分钟，象大潮漫过一样，村北光光的，人和牲口全突出包围了。”

“都突出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都突出去了。”

“老司务长呢？”

他低着头，把编好了的鞭梢又解开，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：

“我正要说这件事情。噢，为了这事，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。敌人机枪一哑，乡亲们象潮水似地漫过去。我轰着羊，走在最后边。本来，我都已经突出去了，但这时有两头羊慌了神，懵头转向地又往回跑。我想：这是咱们八路军的羊，说啥也不能叫二鬼子弄了去填了狗肚子。我就奔过去，想把它们赶回来。就在这时，我和奔过来的老司务长撞了个满怀。‘你咋还在这里！’他喊了一声，一掌把我推了出去，几乎就在同时，几匹马奔过来，一片沙尘，把他的身影淹没了……

“乡亲们突出村，进了沟，就顺着山脊，一直爬到长城最高处。山下，还响着一阵比一阵紧的枪声。这枪那么揪乡亲们的心，因为，老司务长没有能突出来！”

“天亮了，从云缝里透出来的光，照着山根上的一座烽火台。敌人几挺机枪，发了狂似地向烽火台射击，在机枪的掩护下，几匹黑马向着烽火台扑去，但刚接近烽火台边，就被几声清脆的匣枪撂倒——原来，老司务长退进了烽火台里！”

“站在长城最高的垛楼上，乡亲们揪着心看着这场斗争。离烽火台百多步远的地方，敌人象群黑蚂蚁一样，一会儿结成疙瘩，一会儿又散开，就在乱哄哄的蚂蚁群中，乡亲们看见有一只白亮亮的东西一闪——那是只洋铁桶！乡亲们一下明白过来了：敌人攻不下烽火台，现在要放火！同志哇，那些烽火台，都被挖空了，每年冬天，农闲的时候，乡亲们就在里面烧木炭、烧石灰。眼下，烽火台边都堆满杂草呀！乡亲们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，两匹黑马箭似地向烽火台扑去，和上几次一样，还没到烽火台口，两匹黑马在匣枪声里倒下了，但那只白亮亮的洋铁桶，却在空中抛了一个圈，跌落在烽火台边。敌人所有的机枪都同时对着烽火台狂叫。雨一样的弹头，在石壁上啃出一串串火星。蓬地一声，蘸满了洋油的柴草着了，一股浓烟冲天而起，接着，火舌就把整个烽火台吞没了。

“妇女、娃娃喊了起来，老人们咬着牙根、噙着眼泪，望着被浓烟烈火吞没了的烽火台。忽然，他们看见老司务长